

新年伊始,外孙女希希因邀请外婆和妈妈一起去宛南实验幼儿园参加迎新亲子活动,一路上显得特别兴奋。

舞龙表演之后是集体歌舞,第一句唱词是“清早听到公鸡叫,喔喔”,希希妈妈觉得好生耳熟,像是外公早年曾经唱过的,遂录了一段视频回家向我求证;果不其然,正是1983年3月我在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录制的台湾校园歌曲《清晨》。看着画面中经过老师调教的一群四五岁的小朋友动静相谐、童趣盎然、侧脸蹁跹,手掌伸展贴近口鼻做“喔喔”鸡叫状,稚气可掬,生动传神,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使用的是女声合唱而不是我的版本,不禁想起这首歌的来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从男高音歌唱家刘明义,只要没有拍戏通告,每周五下午雷打不动地去他家上声乐课。我每次总比约定时间去得早些,因为老师有一大摞手抄的歌谱,里面中外歌曲一应俱全,简直是歌的海洋和小“金库”,没轮到我去上课时,我也学着老师亲笔抄录这些歌曲,《晨》就是从老师的歌本里“淘宝”发现的。刘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你抢先了一步,这首歌是我新近找到的,原本就想介绍给

你,很适合你唱!”确实,歌词清新、隽永,且大众化:

清早听到公鸡叫(喔喔),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鸟语花香春光好(喔喔),今天想必有个艳阳照,早晨空气真是好(喔喔),高高兴兴骑着单车跑,奔驰在那晨雾道(喔喔),我们相约在那小石桥。青青的草原对我笑,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

朗朗上口,且极富画面感,确实是一首健康的台湾校园歌曲,遗憾的是查不到词曲作者。当天的课就是在刘老师钢琴伴奏下试唱这首新歌,他辅导我说:起始句要口语化地“滑”出来,不要使劲;辅歌时的高音要控制好气息,节拍要唱足,渐弱才意犹未尽……当天,我获至宝拿去找最初扶持我涉足歌坛的上海芭蕾舞团的乐队指挥屠巴海配器,不久就在静安体育馆演唱了;果然一唱就红,很快晋升为我的保留曲目。后来,中唱公司将此歌作为



王国维与书画鉴赏

房鑫亮

不少人对琴棋书画都略知一二,即使给人木讷印象的学术大家王国维,于古书画鉴赏也颇有心得。

20岁刚出头,他从执教的江苏师范学堂所在地苏州返乡之时,因偶得金陵八艳之一马湘兰画的兰花而喜极赋诗,其中“书生归衲真奇绝,载得金陵马四娘”一联写尽欢欣,文字一反常态,格外灵动。30岁进京后,他所见渐多;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避地日本,可随时检视罗氏海量收藏,又得其指点,眼界大开;40岁回国,受托为罗振玉代购书画,缘于罗氏在文物鉴定方面声名显赫,凡其属意之物,价格就会暴涨。在洽购过程中,王国维经常与古董商、收藏家交流品鉴,还了解行情、风尚等等,广闻博览,见识益进。他所记述的书画题跋、特点、价格等,有助绘画史等多领域研究。

王国维见过山水画南派创始人王维,及杨升、李成、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王蒙、钱选、王冕等人的不少名作,在论述这些画家的画风、技法时,见解颇多与众不同。例如,一般认为郭熙师法李成,画树枝如蟹爪下垂,画山石则多用卷云皴或鬼脸皴。而自称所见郭画甚多的王国维,却认为其树仿王维,皴法出董源,并非所谓鬼面石;又如王蒙的《柳桥渔隐》“融泄殆荡,亦与常作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他经眼画作中,董源《万壑松风》《松峰高士》《溪山行旅》《群峰雪霁》和郭熙《寒山行旅》等或已不见着录,或已亡佚。而据记载,谢稚柳1940年还临摹过《群峰雪霁》。这些画作不满百年就灰飞烟灭,足见文物流传不易。

王国维通过著名学者沈曾植物色了很多名流的藏弃,最大宗的是清朝地方大员黄彭年家藏品。黄氏官宦世家,擅长鉴赏,颇多精品,其中巨然《江山秋霁》《圈圉赵君碑》、王阳明生前画像、华岩画兰卷尤佳。王国维详述了这些书画的特点:巨然长卷两丈余,画法无可誉议;王阳明像后题跋,多为门人所撰;王冕梅花纸本洁净,清润有力。当年,哈同花园不时举办古物展览会,陆树藩、刘体智、袁克文、黄宾虹等各界名流都曾参展,常见佳作。如廉泉的无名氏山水立幅,被著名收藏家官本昂题为荆浩所作。该画气势浑沦,悬泉与松树云气的画法全同董源;下幅近处山石间用方折,又似荆浩。又一无款之《濯足图》,王国维定为荆浩所作并向罗振玉力荐。因缺少比照物,罗氏难决真伪而放弃,直到后来购获荆浩山水画后,才确认为真品,为此遗憾不已。

在展览会上,王国维从袁克文携来书画上的“上第二子”、“巨克文”钐印,发现了其盗窃干没内府藏画和黄彭年家宋本书的勾当,又获悉黄氏后人为索回珍籍而淹留北京,最终客死他乡之事。袁克文为四公子之一,精鉴赏,富收藏,挥金如土,风流倜傥,尤以反对其父称帝而享盛誉。王国维披露了他对此十分不齿。不过,或许出于印证技艺,或许知其率性而为,数年后王国维曾登门拜访,与袁克文有过交流,并馈赠古币,这些情况至少两次见于袁氏日记。



夜光杯

夜光杯

我歌曲专辑的主打歌,印制在出版盒带的封面上,为了避免听觉上的歧义,我将歌名改为《清晨》,词曲佚名,配器金友中,盒带于1983年国庆节面世。

磁带出版后,销量直线上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版的《广播歌选》找到我,于1984年连续两期刊登了我演唱的《清晨》《南屏晚钟》《本事》等歌曲的简谱,说明广大歌迷十分钟爱这些歌曲。

有趣的是,一次去北方出差,当年外出大多选择铁路。为了不受干扰,能更主动的休息,特地买了上铺票。不料次日清晨五点半,安装在我床头的高分贝扩音喇叭骤然响起歌声,我蒙上被子暗自骂道:“可恶!谁唱的歌,让人不得安生!”顺手关了开关,不料两边车厢传来的歌声越发立体清晰:“清早听到公鸡叫,喔喔”……“元凶”居然是本尊,还有什么话说。也难怪,歌词中明明唱到:“奉劝大家要起早”嘛,此歌俨然成了火车上的“morning call”了!说起此事,可谓不少同时代人的集体记忆,可见此歌在八十年代是非常走红!

转瞬三十多年过去,这首来自宝岛的歌曲又被改编成童谣及儿歌在孙辈中流传,令人欣慰,更希望我们的儿童音乐工作者和作曲家多为孩子们创作些与时俱进的新儿歌。

“爱之弄”今昔

钱绍昌

持全家生计,并将我们五兄弟都培养到大学毕业。

吴江路23弄不大,一共才10个门牌,住着11家人。邻居中有我非常喜欢的姚慕双和周柏春,他们住在12号,每天到隔壁14号的一家私营电台播节目。金老板的长孙“大毛”是我的发小,比我小一岁,他经常带我溜进去看姚、周演出,姚、周认得我们,倒也不赶我们。

那时的吴江路虽然也不冷清,但完全不似现在这般热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家对面开出了一家“小杨生煎”,由于皮子薄、肉馅大、汁水多,故而一下子出了名。如今它的分店遍布全市,成了海内外游客来上海的必到小吃店。

最近我与老伴重游吴江路,这里早已变得焕然一新,成了休闲美食街。而

2001年有部BBC纪录片《蓝色星球》,令我们大开眼界,16年过去,《蓝色星球2》,再一次让我们沉浸在美妙中。4年制作,125次考察,39个国家的访问,6000个小时的水下拍摄,1000米的探测深度,被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的大卫·爱登堡,依然作为主持人,用他那苍老、略带嘶哑的声音,引领我们走进海洋。

这是一部激发我们想象的纪录片,海洋覆盖了地球上70%的面积,当91岁的大卫·爱登堡站在船头,娓娓讲述脚下那片大海时,我们会被吸引。如果说,16年前,当第一部《蓝色星球》还难以穷尽海洋的角角落落,那么,16年后,在新技术的协助下,这一部纪录片,让我们进入了崭新的世界。导演詹姆斯·霍尼伯内说:“海洋是我们现在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因为科学的发现和新科技,使我们对于海洋下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举例来说,最新的潜水设备不会产生声音和气泡,所以,在水里,能更长久、更近距离地观察海洋生物;全新的摄影技术,能够拍摄以前不能拍摄的画面:微光摄像机在漆黑的海底,能捕捉人们难以用肉眼看到的画面;探头摄像机用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微小生物的生活;吸盘式摄像机则以居高临下的视角观察海洋的情况。

这部纪录片分为7集:同一片海洋、深海、珊瑚礁、深蓝海洋、绿色海洋、海岸和我们的蓝色星球。从热带温暖的海洋,到极地寒冷的水域,从暗无天日的深海,到色彩绚丽的珊瑚礁,从广袤的远海,到充满生机的海底森林,还有聚集在海岸线的各种动物,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

在欣赏这部纪录片时,我们首先想到了“美”,这是一个美的世界,随便挑选一帧画面,都让我们赏心悦目。那海浪,在慢镜头中,缓慢却有气势地翻卷;那海豚,腾跃的姿势,自如、潇洒;珊瑚礁,世界上四分之一已知海洋生物的家园,色彩如此斑斓;北极圈,极光里的冰川,

且步行街的设定让老人小孩在这里特别自在,除了地铁2号线,12号和13号线也能到,交通十分便利。如今,吴江路两头还有新开的丰盛里和兴业汇,给人更加时尚大气的印象。著名的王家沙原先不过一家单开间的小吃店,如今每逢节假日店内外都是排队买点心的老食客。可以说,今天站在吴江路,面对数不尽的选择,已经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吴江路,我的老家,越来越繁华美丽接地气,来这里走一趟,你一定会对上海充满爱。

白色耀眼;深海里,酷似外星人的生物,在黑暗中,释放出一圈圈的蓝光;海藻森林,繁茂地生长……其次,我们想到了“新”,新的发现。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一种叫猪齿鱼的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它用嘴叼着蛤蜊,一次又一次砸向珊瑚凸出部位,以便砸开取肉吃。它坚定不移的决心和精确的技

法,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条会使用工具的鱼。远程摄像探测器发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物——空灵狮子鱼,生活在水下8000米处,目前人们尚未发现其他鱼类能在这么深的地方存活,深海很有可能是地球生命的源头。再次,我们还会想到“奇”,宽吻海豚为什么总用身体去摩擦珊瑚的叶子,原来,叶子上有一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效用;一种叫珍鲹的鱼,为了能从水里逮住在天空中飞行的燕鸥,神奇到能计算燕鸥的飞行速度、高度和轨迹;一种雌性隆头鱼,短短几个月会发生剧变,头开始变大,下巴开始变长,雌鱼最后变成了雄鱼……

这部纪录片真正的价值是让我们“思”,我们的海洋环境正处于威胁之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海洋?比如,气候变暖多半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在北极地区,夏季的冰地面积,已经减少了40%,给野生动物造成了影响,尤其是海象;海水温度升高,珊瑚会褪色、白化、死去,一些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珊瑚礁可能会从地球上消失;100多年前人类发明的塑料,正成为杀死动物的凶手,现在,我们每年往海里倾倒800万吨塑料垃圾,它们缠住并溺死大量海洋生物,并在分解时,和其他污染物融合,释放毒素;航海和海洋钻探发出的噪音,使得赖以用特殊语言传递信息的鱼类丧失了听觉……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怎么办?

大卫·爱登堡最后坚定地说:“我们有责任照料我们的星球,人类的未来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都取决于我们。”



读碟



雪霁 (纸本水墨) 齐铁偕

编者按:一部《无间东东》,掀起一股西南联大的追忆热潮。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约有260多名西南联大校友,随着时光流逝,今天健在的上海校友不足30人,尽管如此,他们身上仍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烙印。

云南师范大学矗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闻一多篆刻。其背面还刻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记载了超过800位投笔从戎的联大学子,前五人的姓名后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缪中的名字就在“题名录”之中,他的弟弟缪弘则被排在第二个。可见沈光耀的故事绝非虚构,更不只是“沈光耀”一个人的选择。

1923年出生的缪中满头银发,有着岁月掩藏不住的英俊气质。他出生于显赫家庭,中学在日本就读。但因为爱国,他决绝地回国,带着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缪弘,脱离家庭,与同学结伴奔赴后方。

之后,他们双双考上西南联大,哥哥念经济系,弟弟则读了外语系。国家急需人才之际,他们双双投笔从戎,应征翻译官。然后,缪中去了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缪弘则在接受跳伞训练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此前人生经历高度重合的两兄弟,走到了命运的分岔口。

1945年8月初,弟弟缪弘随所在部队参与了收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斗,作为翻译官的他本可与同行美军军官一起留在山下,却手持卡宾枪随士兵冲锋,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19岁。就在英雄牺牲10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哥哥缪中所在的部队一直驻扎在四川,没有机会上前线。他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在自己的部队里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其实已经隔了很久,至于

其他的家人更晚才得到消息。几经周折,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

在前线奋不顾身的缪弘曾是联大的“文艺青年”。在他壮烈牺牲后,联大文艺社编印了《缪弘遗诗》一书,由李广田先生作序。当年10月的报纸上还刊发了联大教授、诗人冯至先生撰写的文章《新的萌芽——读〈缪弘遗诗〉》。

“在最后一阵有力的旋转后,我躺在柔软的泥沼里,在那里,我满意地发出我自己的气息。不吝惜于我的尸体腐烂成泥,也不对逝去的往昔,再作无聊的悲泣。”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缪弘怎会想到,年轻的自己竟然一语成讖地倒在了黎明到来的前夕……

走过命运的分岔口,兄弟两人从此阴阳相隔。但也可以说,缪中背负起了弟弟的人生继续前行,缪中是一个活着的烈士。

1946年,脱下戎装的缪中随联大北归,两年后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上海,在国棉十七厂从事财务工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缪中的外语专长又有用了用武之地。1973年至1985年中,他被借调到从日本翻译设备的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翻译日语和英语技术资料,直到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此外,缪中还在夜校教了十几年日语,为“改革开放”初的上海培养了不少人才。

临近抗战胜利七十年纪念日,也是弟弟殉难七十年的祭日,百感交集的缪中写下了《我的弟弟缪弘》。我去探望他时,老先生给我看了许多家人的老照片,感慨于缪弘的帅气,我说了一句:“要是您的弟弟还在,该多好。”“是啊。”年过九旬的老人轻叹一声,“如果他能活下来,定会有所作为的。”

明请读《丰碑之外的名字》。责编:徐婉青

十日谈